

风叩心弦处 情归远山间

——读宣善功先生的《风在远山》有感

■张伦勇

“风在远山 情共你我——宣善功散文集《风在远山》作品分享暨朗诵活动”已过半年有余，会上细节渐淡，但书中文字的呼唤愈发清晰。每当我被琐事裹挟，它总会让我驻足沉思。

初识《风在远山》是今年1月2日，在朋友圈看到大方三中老师们分享宣校长新作出版喜讯。我既崇敬这位教育者兼创作者，又满怀期待，挤两个周末夜晚在“微信读书”读完500余页电子版。后来获赠其亲笔签名的珍藏本，逐字逐句品读，记下浅见。如今成文，既是回望阅读时光，也盼与同好共勉。

此前我与宣先生交集少。

2017年春，因工作所需在大方三中初见，他无校长“光鲜感”，素朴少言，却有岁月沉淀的沉稳与洞见。后来常闻他人赞其工作能力与文学造诣，我虽敬佩，却未得机会深交。

2023年深冬一清晨，大方下大雪，我上班路遇拄拐的他，险些滑倒，我搀扶他至学校。触摸到他冰凉发颤的指尖，我读懂其沉默背后的沉重。

翻开《风在远山》，这份猜想得以印证：读懂此书，便领悟宣先生的崎岖人生之路，更能窥见中国农村家庭跨世纪的变迁，有苦难、坚韧，更有对生活的执着。

痛：一寸孝心，难抵万重生计

读《母亲怀里的我和我背上的母亲》，我数次红了眼眶。“母亲背了我好几年，我只背过母亲两次”，这句话像纤细钢针，刺中想尽孝却被现实牵绊的人。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多，转头却见父母

老去。文中母亲腿部骨折，本应静养百天，住院20天便因牵挂小店与奶奶执意回家。而宣先生“因工作只抽闲看母亲几回”，道尽“忠孝难全”的无奈——非不愿孝，实被生计所迫。

叹：相逢恨晚，此味当需细品

宣先生的文字如陈酿米酒，需带敬畏、敏锐与思考细品。朴素字句里藏着赤子真情与人生哲理，能读出个人成长、社会变迁，唤醒初心。《风在远山》每篇文章脉络相连、情意相通，篇幅随心、结构自由，文风“雅俗相

融”，既有乡土质朴，又有文人雅致。先生以细腻笔触铺展上世纪60年代农村少年的记忆，这些不只是他的“私人回忆”，更是一代人的“集体印记”。即便我是70后，读来也满是共鸣，更叹“相逢恨晚”。

窥：褪去表象，方见本真人性

《暴戾的后面》中，宣先生笔下的父亲性子急、易争执。初读觉其“执拗”，细想便知：物质匮乏年代，父亲的“暴戾”是守护家人的铠甲。先生文字引导我们跳出表象看本质，“你见过多少生

活艰辛中的人，笑容盈盈？”这句话让我反思：我们总以自身标准评判他人，却忽略其背后的压力与委屈。读此书，是学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，懂人性复杂，也理解生活无奈。

思：仓廪实后，方知礼节荣辱

《舌尖上的童年》中“礼仪廉耻，是要在填饱肚皮后才能讲的”，让人想起“饱暖知荣辱，饥寒起盗心”。人无生存之忧，才有余力顾荣誉、守气节；饥寒交迫时，或会做违心事。这非为失德找借口，而是道出真理：物质基

础是道德观念的前提。正如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人先解决“生存”，才追求“精神”富足。宣先生点破：既要理解“饥寒”的考验，也应明白，生存需求满足后，道德修养才是“活得有尊严”的关键。

品：一字一句，皆是百味人生

读《风在远山》，我的情绪常被牵动：见父母辛劳会落泪，读少年趣事会开怀，更会在点睛之句前沉思。先生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几代人的集体记忆，有苦难也有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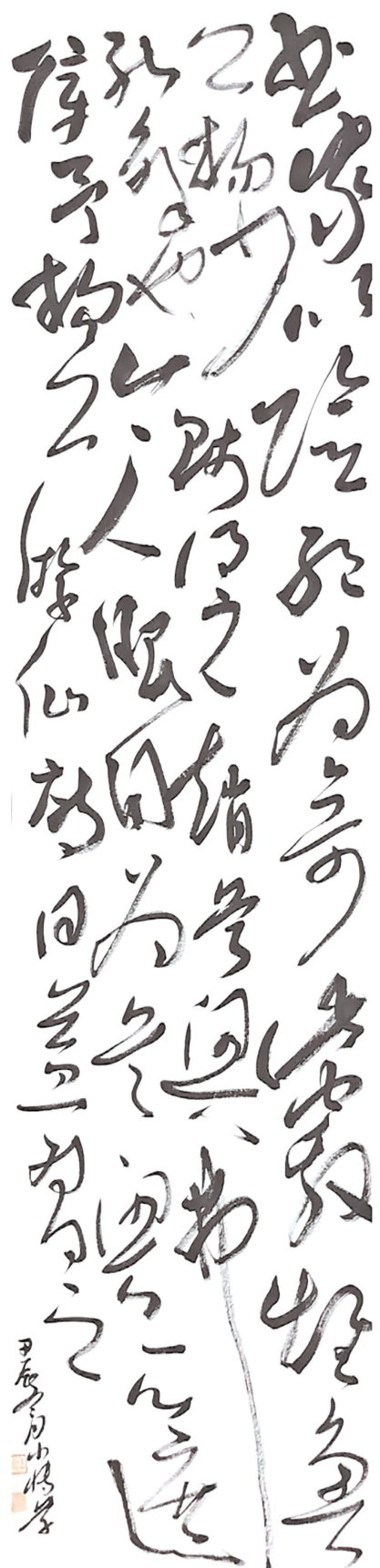
爱。文字“粗中有细”，浅读见个人小事，深悟藏家大事。这本书如浓缩的世界，有乡村烟火、城市变迁；宣先生是走过沧桑的“普通人”，有生活的喜怒哀乐。

悟：卷合风来，漫染生命哲思

读罢掩卷，我悟得：人生是“一笑一哭”的循环，无永远顺遂，也无无尽困顿。无论辉煌或平凡，终会“归于静谧”。重要的不是拥有或失去，而是如何面对名利、看待得失、接纳生死。宣先生的文字华丽辞藻，却如远

山来风，叩击心弦。读《风在远山》，读的是先生的生平，也是自己的人生；找的是书中的“情归之处”，也是心底对生活、人性的“安放之地”。这份阅读感动与思考，便是此书最珍贵的礼物。

(作者单位：大方县教育局)



草书 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

■王博 六盘水市第二十四中学美术教师

《写意紫藤》

■樊本林 钟山区第二十二小学美术教师



秋窗忆校长

■李定林

推开窗户，一股凉飕飕的风冲进屋里，远处，几片枯黄的树叶在风中摇摇欲坠，我恍然大悟，哦，秋天到了……风卷着校园里桂花淡淡的清香，扑鼻而来，却似乎失去了往年的香韵——去年这时，郭顺铨校长还在校园的桂花树下，引导着孩子们排队进出校，叮嘱孩子们注意安全。可如今树还在，花开了，而那个可敬可亲的身影，却再也不会出现在晨读的铃声里了。

记忆，就像窗缝里钻进来的风，裹着细碎的往事往心里钻。我们总说郭校长是“学校的定盘星”，她的脚步踏遍了校园每一寸土地：办公室里，她手里总攥着本记满密密麻麻字迹的笔记本，写满密密麻麻的工作随笔；就连食堂后厨的师傅都记得，她总在开饭时去看看孩子们的菜够不够热，叮嘱“多煮点汤，秋天干燥”。

今年夏天的退休仪式，成了大家心底最软的疤。那天，郭校长站在台上，手里的话筒被她攥得微微发烫。她望着台下熟悉的面孔，从刚入职的年轻老师到头发花白的老同志，嘴唇动了有几次，才说出第一句话，说到最后，声音颤着：“我舍不得学校，更舍不得你们这群一起拼的亲们……”

如今，她亲手浇灌的“花”开了一茬又一茬，亲手扶持的学校从1233多名学生壮大到了2169名，从51名教师壮大到了101名教师，校园成了这座县城小有名气的学校。而她，却退到了幕后，成了我们回望时最温暖的背景。

窗外，枯黄的树叶还在飘落，那叶脉，是那么清晰，像极了郭校长笔记本上的随笔。我想起她常说的“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”，从前总觉得这话遥远，如

今才懂，原来时间最无情，会带走熟悉的身影；可时间也最温柔，会把那些温暖的记忆酿成酒，在每个秋风起的日子，轻轻醉醉了人心。

喧嚣一天的校园，渐渐静了下来，只有风卷落叶的声音，和老师们偶尔一声轻浅的叹息。我们都知道，郭校长退休了，可她留下的那些温暖，那些关于教育的赤诚，早像这棵桂花树的根，深深扎在了这所学校的土壤里，扎在了我们每个老师的心里，她的花香永远伴随着校园的每一天……

我走到窗前，关上窗户，将那股凉飕飕的风挡在外面，却挡不住心里泛起的伤感。桌上的茶凉了，像逝去的时光，再也暖不回来。远处的天空暗了下来，秋天的夜晚总是来得这样快，快得让人来不及抓住白昼的尾巴。我知道，明天太阳升起时，又会是新的一天，可那些被风吹走的落叶，那些被时间带走的时光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校园的桂花树依旧，可那个在桂花树下叮嘱我们的人，却成了记忆里最温暖的牵挂。风里的桂花香又浓了些，我忽然想起郭校长说过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思念的季节。如今，我望着窗外的秋色，思念像秋草一样疯长，只希望远方的她，能在这个秋天里，闻着桂花香，想起校园里的那些时光，想起我们这些永远记得她的学生和同事。

岁月匆匆，如白驹过隙，我们都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赶路者，只能在某个秋风乍起的瞬间，借着几片落叶，几声风鸣，悄悄缅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，任凭伤感像窗外的秋意，一点点漫过心头，却无能为力。

(作者单位：大方县第六小学)

20年后的月光，照见来时路

■马丽

周六的风里裹着些微凉意，载着我们驶向60公里外的故乡。乡下的白事总带着一种特殊的联结，像一根无形的线，把散落天南海北的人都往回拽——那些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就去外省打工的童年伙伴，那些嫁在千里之外的邻家姑娘，竟都在这场告别里，齐齐整整地回来了。

20多年未见，迎面走来时，第一眼总有些恍惚。眉眼间的轮廓还是记忆里的模样，可眼角的纹路、鬓边的碎白，还有掌心磨出的茧，都在诉说着“我们都长大了”。大伙儿眼角刻着皱纹，说起话来嗓门依旧响亮，只是聊起孩子的学业时，语气里多了几分为人母的柔软；比我小几岁的姑姑梳着利落的长发，当年总跟在我们身后跑的小不点，如今已是两个娃的妈妈，说起在外打工的日子，眼里有疲惫，却更有对生活的笃定。他们脸上都带着饱经风霜的痕迹，可一开口喊出我的名字，那声气里的热乎劲儿，和小时分糖吃时没两样。

夜幕降临时，村里的路灯亮了。不是城里那种晃眼的霓虹，是太阳能板支起的暖黄色灯光，在黑夜里晕开一圈圈温柔的光晕。沿着马路在村里漫步，脚边的野草蹭着裤腿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路过奶奶家门口，金风突然停下脚步，指向一堆残垣断壁说：“还记得不，这是你奶奶家的烤烟房。”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水里，荡开一圈圈记忆的涟漪。奶奶家的烤烟房分两层，地面开一道门，半腰正对着田埂处还有一道门。里面半腰处横七竖八架着几根木头，上面铺着木板，便成了现成的床铺。想起夏季夜里，我们一群小娃沿着泥路弯弯曲曲到田里，从田埂上跨过，便可从中腰的门翻进去。不知从谁家寻来个晒谷的大簸箕，大伙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抬进去搁在木板上，睡上七八个娃娃也不挤。掀开房顶上的小烟窗盖，月光便如碎银般洒下来，洒在簸箕里。田里的蛙声、蝈蝈儿叫得欢，顺着缝儿钻进来，伴着这月光虫鸣，我们躺在簸箕里你一言我一语：莹妹说长大了要穿长裙，转起来像朵花；莹姐说明年去镇上读初中，将来找个好工作；姑姑说要学好针线活儿，将来找个好婆家……

很多年没一起在家乡走夜路了，大山的夜还是原来的样子——静得能听见远处溪流的叮咚，能嗅到田埂上泥土混着青草的腥甜气

息。抬头时，月亮正悬在尖山上，亮得像块浸了水的玉，把远处的山峦勾勒出朦胧的剪影，那些承载着我们小时候割猪草、办家家记忆的大山，仍像沉默的长辈，静静护着脚下的村庄。

我们搬来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。话题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散落一地。有人说起偷摘隔壁李婶家李子被追着打的事，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；有人聊起在外省工厂的日子，说流水线的灯光再亮，也驱不散想家之夜的黑暗；也有人叹着气说孩子的成绩，转头又眉飞色舞讲起老公偷偷给她买金镯子的傻样。那位70后的姑姑拍着我的手说：“你还记得不？小时候你总抢我扎头发的红绸子，现在我孙女都能梳小辮了。”我望着她眼角的笑纹，突然想起当年她把省下来的糖塞给我时，也是这样火辣辣的眼神。

山风拂过，带着稻穗的清香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又很快沉进夜色里。这些在异乡各自打拼的人，此刻卸下了所有铠甲，像当年趴在田埂上看蚂蚁搬家时一样坦诚。没有人在乎谁混得好不好，只在意你过得累不累；没有人计较当年的小摩擦，只记得谁曾帮自己背过书包。这大概就是故乡的魔力吧，无论走多远，回到这里，我们都还是那个光着脚丫在泥地里奔跑的孩子。

夜深时，月光漫过院角的老核桃树。看着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听着他们絮絮叨叨的家常，突然觉得心里满满的。那些被生活磨出的棱角，在故乡的月光里慢慢变软；那些藏在心底的疲惫，在伙伴们的笑声里悄悄化开。原来最珍贵的，从来不是岁月改变的容颜，而是历经千帆后，我们还能像小时候一样，围坐在一起，看月亮爬上山头，说一声“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”

回城路上，车窗外的月光一路跟着。我知道，这短暂的相聚终究要结束，我们又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。但这个夜晚，这些笑脸，这轮故乡的月亮，会像一颗种子，落在记忆深处，待到某个疲惫的瞬间，或是思念的时节，它便会悄然萌发——依然温热，依然踏实，让你笃信：无论走得多远，总有一片月光，总有一群故人，在一方山水间，等着你回家。

(作者单位：黔西南州教育局)